

孝
漢
五
志



李漢五志



季漢五志卷之九

錢塘王復禮艸堂纂輯

藝文

解州奏請祭祀疏

明 蒲昭

欽奉詔書天下祀典神祇所以保庇生民有可務在誠敬奉祀壇廟塢壞隨卽脩理毋致褻瀆廢弛臣切見漢壽亭侯關羽乃解州寶池南下馮村人。生爲學傑。建功漢室。歿爲正神。佐護皇明。四方仰其威靈。九州蒙其神澤。建廟于解城之西。賜田于廟寢之外。田有五頃。以爲道士佃種之業。稅出千石。以爲神廟脩

理之資。此古今崇報之盛心也。奈何近來地方災傷。本廟道士乞食外郡。本州民人蔡秀荆宣等假立文契。強將應祀神祇廟地。混爲買到私田。邇年挨耕霸占。致使寢廟疎漏。道士復還欲爲修理而措置無資。臣生長於斯。每遇朔望拜謁。追慕靡勝。如蒙准允。伏望聖恩勅下該部。轉行山西布政司行委公正官員親詣解州。督同掌印正官將臣所奏前項霸佔神廟官地。與同道士王知通等勘斷明白。仍舊給付道士爲業。所得子粒。因時修理廟宇。買辦品物。辦納春秋二祭。免致科派小民。仍令有司置立石碑紀其廟地。

周圍四至。禁使後日道士不許典賣。小民不許典賣。庶有以酬神聖禦災捍患之功。而昭聖朝崇德報功之典。

乞賜高堰廟額祭文疏

明潘季馴

萬曆十八年五月。上源汝寧壽泗一帶。靈雨連綿。淮水暴漲。西風驟急。高堰將危。比時有黃雲一片。籠罩武安王廟上。良久方散。又見廟前燈火盛張。至廟尋訪無跡。須臾風轉雨收。水勢遂定。高堰溢而復安。實係武安王神功之力。呈詳到臣。臣竊惟高堰居淮陽之上遊。去淮城四十里而近。堰東爲山陽之西北鄉。

地稱膏腴。西爲阜陵。泥墩汜光諸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之水。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縣。以達于海。禹貢之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入于海。至宋神宗十年。黃河南入于淮。遂併泗沂之水。而與淮會。故昔之東會于泗沂。卽今東會于黃河。自禹迄今之故道也。漢陳登築堰禦淮。我朝平江伯陳瑄復大葺之。淮揚恃以爲安者。二百餘年。歲久剝蝕。而私販者利其直達。以免關津盤詰。往往盜決之。至隆慶四年大潰。淮湖之水。渚洞東注。合白馬汜光諸湖。決黃浦入淺。而山陽興鹽高寶諸邑。一望瀰漫。每歲四五月間。淮郡

畚土塞城。穴竇出入。而城中街衢尚可舟也。淮水旣東。黃河亦躡其後。濁流向西。清口遂湮而決。水行地面。宣洩不及清口之半。不免停注上源。而壽泗間亦有暴漲之虞矣。萬曆六年三月。臣祗承明命。督理河漕。躬往視之。知此堰爲淮黃關鍵。銳意興復。而堰長六十餘里。從水築堤。取土數里之外。如燕壘。巢告以必不可成者。萬口一詞。臣之心亦稍餒矣。乃于七年正月二十四日。躬往督之。芟舍而居。誓以不成毋歸。夜夢一大將軍。頰面頡髻。引臂題石。示臣以必成之方。一老兵持箒掃地。謂臣曰。此雲長關公也。臣矍然。

起曰。掃者。埽也。其諭臣以負薪乎。遂爲席宮。舉一像。禋祀之。則宛然夢中所見矣。衆皆鼓舞。因檄司道分屬並舉。而中間顯靈助順。反風歷歷可紀。以六十餘里之決。彌月斷流。人力不至於此。比時司道諸臣。與地方耆民。靡不合口乞臣題請封祭。以跡涉賜張。而幽怪之事。不宜陳於君父之前。乃與共事諸僚。捐資建廟。歲奉香火。今十有一年。而不意神之威靈。猶旦暮炯炯者也。臣因思關羽爲炎劉社稷之臣。負乾坤剛大之氣。淮北郡邑。固其用武之地也。忠肝義膽。萬古如生。故以其忠於炎劉者。而效之于我皇上。而以

其昔日不忍溺此一方之民于孫曹滔淫濁流者而
不忍魚其民于今日也。高堰未成之先則爲成之既
成之後則爲守之。烈風暴雨危急之際則爲陰培而
力護之。此固我皇上一誠格天百靈效順所致而明
神翊相之功亦有不可誣者。所據該司歷陳顯異之
狀與封號歲享之乞似應陳請伏望明旨特加封號
遣官諭祭仍行有司衙門每年派定條鞭銀兩春秋
丁日買辦猪羊祭品聽南河分司併徐州道躬率掌
印官赴堰虔誠祭告著爲定例永便遵守庶幾神貺
可酬而人心自慰堰工增重而群力益奮矣。部議高

堰之設。所以捍禦淮潁諸流。而屏護淮揚二郡。乃二伯年來運道之關鍵也。自此堰冲廢無所隄防。淮水橫流。黃水壅逆。高寶興鹽遂成巨浸。而運道阻矣。右都御史潘季馴先年奉命治河。銳意興復。殫力經營。河工告成。已十餘載。漕輓無虞。居民樂業。此固國家福祚之盛。臣工任事之勤。而神明佑庇。理亦有之。據稱武安王關羽顯應效順。當築隄之始。則反風拒水。以助興之。及旣成之後。則陰護默培。以奠永續。卽夢寐之感。通見精靈之昭格。委當特加崇祀。以報神庥。除封號著在另申。未敢別議外。所有遣官祭告。似應

俯從。仍宜賜額題廟。永昭報貺。十一月三十日奉旨。
是祠復興。名爲顯佑。

孤山建關帝殿疏

明 董其昌

關神進封帝君。自甲寅詔書始也。是時皇上夢感聖
母。中夜傳制。表忠勸孝。合之雙美。華夏蠻貊。罔不快
觀。于景德宣和祈年受籙之陋度。越遠矣。神始爲前
將軍耳。歷代褒崇。曰侯曰王。風烈益著。後千三百餘
年。易兜鍪而裘冕。易大纛而九旂。五帝同尊。萬靈受
職。視操懿莽溫。偶奸大物。生稱賊臣。死墮下鬼。何啻
天淵。寶號所云。蕩魔正謂陰誅亂賊耳。故祠在岳廟

之旁。局殊阨隘。門廡之外。市廛所侵。都人士議因其
舊貫。稍加開拓。會金中丞暨諸縉紳。皆有夙願。將事
鼎新。而金文學季真。銳意承志。卜得孤山之陽。書院
之左。乞諸當道。用爲殿址。度材纍土。壯觀有緒。于以
仰副詔書播告之意。甚盛舉也。先是岳祠偏仄。有中
使廊之盪胸洞闢。奕然鉅麗。此邦之事。帝君豈後于
中使之事。鄂王哉。其共圖之。

建關廟并道院疏

明王穉登

關王廟者。據郡闡之紫陌。擅幕府之青墟。雉堞近而
刁斗鳴。鳳剎隣而鐘梵接。信國公高牙曾建。雲屯萬

竈之師壯繆侯新廟孔安人識三分之傑神靈爲之
陟降士女于此皈依頃者海邦醜鹵騁毒怒而亂天
綱水國腥羶奮螳臂以當車轍衆方怒其犯順神實
助而誅兇雲際而見虬髯夢中而授豹略熊羆之士
雷奮遂解白馬之圍蜂蟻之穴冰消大破黃巾之衆
晉兵不犯畏諸葛之遺魂賊運終亡賴睢陽之厲鬼
食謀廟食以答神庥卜此新宮有嚴報祀趙司空下
斧斤之令唐司馬勒金石之文陰雨而見朱旗夜堂
而聞鐵騎然金扉碧殿雖三載之相尋奈曲室深房
尚一椽之未構白鶴巢而欲去黃冠聞其不居庭室

而金像寒。草深而石階塌。清宵銀鑰。誰劍戟之藏。
春雨銅鋪。日染莓苔之色。燕泥或浸其貝冑。蛛絲將
上其烏旛。蓋地固因神而靈。廟必得人爲守。長廊響
春雨。非一木之可成。燕寢凝清香。賴十方之協力。所
願聚絲爲錦。集翠成裘。或捨蘭橈。或捐桂棟。或助鴛
鴦之瓦。或出虹霓之梁。俾煙霞羽士。長瞻絳節之朝。
而伏臘村翁。不斷白蘋之薦矣。謹疏。

敘關廟盟始并告同志疏

明楊維斗

今學士大夫家。自推尊孔子。外卽無不尸祝關帝。云
翼宮祀於春秋。士庶之家。莫敢舉之。過廟則下。非其

時亦不敢謁也。而關帝祠宇遍天下。自國家常祀而外。時禱之求。專舉之祭。罔弗兢兢。以盟則帝。以告則帝。以公正發憤。而鋤奸擊豪。矢合衆心。則帝。子爲父禱。則帝。國家有大征伐。恐懼。而人士藿食。羸憂。操豚蹄私祝。福庇我社稷。則帝。歲時水旱。人民疾疫。則帝。凡人終身禍福休咎。功名顯榮。無不禱祀。而帝之是干。其所以敬之者。等而加審焉。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古之忠臣義士死矣。或廟貌一方。血食一時。猶且隱而弗章。而帝之靈爽。殆與至聖爭烈。吾蘇臥龍祠。固有關廟。宋淳熙中建。後屢增葺焉。

萬曆卯辰間。更就今制。湫隘加廓矣。塗墍加飾矣。同人以先甲嘗鳩盟督業於此。余亦入而受事焉。辛未歸自北。諸子執羔雉來者。謀擇地而處之。仍卜於關廟。月一會。會以朔。自七邑以至浙之東。江之北。裹糧而至者。漸及百餘人。余乃進諸子而諭之曰。若知所以會於關廟之意乎。將以其地之崇閎歟。道里之均歟。抑亦示之以臨質。動之以觀省。令有所感發興起。而然歟。夫人無所見則玩。有所見則畏。有所習見則習畏。畏斯感。感斯慕。而不銳然勃然。以自振於聖賢豪傑之途者。未之有也。今日與諸子盟。盟之曰。毋妄。

言毋妄動毋失足於人。毋失色於人。毋失口於人。毋
爾儀毋傲。安爾志。毋遷。恪爾躬。毋暴。毋荒於嬉。毋比
於匪。毋忘爾忠孝。毋棄爾廉恥。毋辭實而受名。毋務
華而忘實。毋行之不飾而惟文藝之是圖。其毋或不
敬以辱爾師。作神明羞。神其鑒之。盟既。又顧諸子而
語之曰。吾與二三子旅進旅退於此。而榱桷不新。金
碧不備。風雨鳥鼠之攸害。亦吾與二三子之責也。盍
圖諸。諸子曰諾。雖然。二三子則旣聞之矣。其登斯地
也。而肅然。愀然。豈翳一人。且誰獨忘。孔氏之訓。敢忘。
帝哉。願吾子書之首冊。以告夫踴躍從事者。